

安慰劑



1979年8月3日，賀沃·彼特曼(Howard Pittman)，一位在浸信會35年的牧師，於手術台上接受外科手術期間，死了並且有一場瀕臨死亡的經歷。天使們讓他看第二層天和第三層天之後，他甚至被帶到神的寶座前，從神那裡，他被交付一個要向世界分享的信息。以下就是一篇從他的小冊子「安慰劑」書中的摘錄，那小冊子有文件證明他奇異的瀕死經歷，你可以在一家漢米敦湖聖經營書房(the Lake Hamilton Bible Camp store) 購買到他的有聲錄音帶和小冊子。

前言

韋伯斯特字典(Webster's Dictionary)給「安慰劑(placebo)」這個字下定義為「給病人在心理上的安慰作用多過於對他實際病症之療效所下的一種藥方，或者是某種偏向哄慰的東西。」醫生告訴我們，如果我們知道所被用來治療我們的藥物不過是一種安慰劑的話，那麼它就不能產生效用了。在我們的心思裏，我們必須要以為說，這是一種具有實際治病成分的藥物，如果病人相信這個，那麼這種治療法在許多病症案件上是已經為眾所周知能產生奇效的，不然的話病人也不會被這樣地治療。事實上，安慰劑的藥物治療一點都不關乎物質的本身，而是在乎這藥劑在病人的想法裏它是真的。為了使這種治療方法能產生作用，醫生一定要使病人信服這藥物的功效。

我的朋友，我向你宣告，這正是今日大部份「嘴巴上宣稱的」基督徒所使用的治療法，而施與這種藥物治療的醫生就是撒但他自己。他給與那「病人」一種包裹糖衣的宗教，一種膚淺的經驗，並且將僅含部分真理的話悄聲低語入他耳中，然後他告訴那病人說，它是真的，而且它就是那病人的一切所需。那「病人」已經將撒但所言的信以為真，相信這個，所以他繼續嬉笑的對全部的人聲稱，他已經重生，他的得救是真的，而這個經歷就是他的一切所需。撒但醫生會允許他的「病人」持續到教會去，也會允許他參與任何的教會活動，像是唱歌、帶領禱告、教兒童主日學，甚至講道。他會允許那「病人」做各種各樣與他「嘴巴上宣稱的」宗教有關的陳述，甚至連耶穌的大能也允許他講。是的，他會允許那「病人」去做一切和說一切，除了一項例外，那例外就是那個「病人」將不被允許去活出由他口中所告白的生命。

第五章：預備

在1978那年，我從紐奧良警察局退休了，並且和我的家人一起搬到一處位於密西西比州，有六十一英畝地的農場。剛好在1979年8月7號預定選舉日的前幾天，我突然被一場嚴重且不祥的疾病所纏住。在那悲劇之前的夜晚，我一如往常般地上床就寢…，次日早晨醒來，我感到些微地作嘔，所以略過早餐，我的太太問我是否不吃了，我回答說我不得不趕緊去赴約，一些我希望他們會用貢獻捐助支持我競選警長的鄉親們與我有約，我並未察覺在那一天，神也已經與我定了一個約會。讓我提醒您，聖經上說，人將會死是已命定的，沒有預警地，我的命定來到了。像一道閃電般地，在我體腔內的主

要大動脈破裂了，引起極嚴重且突然的失血…，因此在半夜時他們把我送進加護病房，然後在接著的早上六點鐘時，我又再度失去生命徵象。那主任醫生出了加護病房告訴我的妻子說：「它是某樣別的。」他們送我進外科手術房，在那裡他們又花了另外的七個小時在我身上。

[為了篇幅簡潔之故，一大部分彼特曼描述他在急診室的經歷，在此就不轉述，全文請讀他的書。]

當醫生們正在我身上動手術時的那段期間的某個時候，我甦醒過來並且領悟到我就要死了…，知道唯有神可以把我的生命還給我，也唯有神可以改變這個命定的死亡，我做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禱求，我的禱告是求神允准我出現在祂的寶座前，並且請求神延長我肉體的生命。於任何的時間和地點，這樣的禱告總是不尋常的，然而，這一切都是為神所計劃，最終效力於祂的旨意，藉由聖靈，要做這樣子禱告的想法慢慢輸入我心裏。

第七章：盛大的旅遊

接下來所發生的事很令人難以置信，一些人發現要相信它很難。讓我說明，一開始時我就知道在夢、異象和真實經歷之間的不同，也讓我指出，若是你不相信撒但和魔鬼是真實存在的個體，那麼你真是大大地損害了你自己和神的國度，如果你不相信他是真的，那麼你不能瞭解或甚至不能抵擋你的敵人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在我抗拒撒但的當刻，他就離開我逃走了。天使們此時在場，他們將我的靈魂從我的身體帶走，當撒但誘惑我時這些天使一直在場，雖然我那時並不知道這個，因為我仍在肉身之中。那些天使並未嘗試幫助我，直到我用我的自由意志抵擋撒但，那時我唯一的幫助是從聖靈而來，祂超自然的啟示我，所聽見的聲音是屬於撒但而不是來自神的，至於是否要聽從那聲音則是我的選擇。

當那些天使將我的靈魂從我的身體舉起時，他們立刻帶我到第二層天。我們沒有必要為了進入第二層天而離開那個病房，就在那個我身體所在的同一室內，僅藉由通過一面空間次元的牆，我們進入了那裡，它是一面肉體無法通過而唯有靈才可以通過的牆。

讀者你若要了解這是怎麼回事，你必須明白靈魂如何從身體分離，為要知道這是怎麼運作的，我們必須認識我們自己是如何被造的。聖經陳述，我們人類被造是照著神的形象，要理解這個，我們一定得知道神的所是，聖經聲明，神有三樣永不改變的事情：第一，神是個靈；第二，神是不可見的；第三，神是永恆不朽的。如果我們被造是有神的形象，那麼我們是個靈，我們是不可見的，並且我們是永恆不朽的。因此，當我們照鏡子時，我們看不到我們的真我，我們只有看見那個身體，或是說那個我們所居住的瓦器。既然我們被造都是按著神的形象，那麼若沒有我們這地上的、物質的身體，我們都會是彼此的翻版，所以，我們被給與一個魂，來分別彼此，使我們成為個體。

在這世界上的動物也有一個魂，它們的魂和我們的魂，唯一不同的是，我們的魂是屬於靈的，但我們的魂是屬於肉體的。當它們的肉體死亡時，它們的魂也跟著消滅。當我們的身體死亡時，那魂留下與

靈在一起，當那靈從我的身體被舉起時，我的魂與之一道去。我認為最簡單之識別魂的方法，可以說，魂就是一個人的性格。在我離開身體的一整段時間，我的個人是仍然存在的，那就是，我保有我的性格，我保有全部我的機能，事實上，它們被大大地加強了。

我們穿過那面空間次元的牆進入到第二層天時，我發覺我自己處身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遠遠地不同於任何我曾想像過的事物。這個世界是一個被有如海沙那樣大量的靈體所佔據的地方，這些靈體是邪靈〔魔鬼〕，或是墮落的天使，並且他們穿戴成千上萬不同的形狀和樣式。即使那些長得相類似形狀和樣式的，藉由多變化的色彩，使他們顯得大不相同。許許多多的邪靈穿上人的樣式或形狀，而很多是穿上類似我們現今世界所熟悉的動物的樣式，其他的所穿上的樣式和形狀則太醜陋恐怖到不能想像，有一些的外形非常病態和令人厭惡，到一個地步，我幾乎要嘔吐。

當我一抵達進入第二層天的時候，我馬上曉得，我必須要往哪個方向，才能到達神所在的第三層天，我不知道我是怎麼曉得那個的，但我就是曉得。我同時知道，如果我要使我的禱告蒙應允的話，我將一定得要出現在第三層天的父神面前。我意識到，我於聖靈的保護之下，正旅行在靈界裡，而且那些護送我的天使，也同樣是在聖靈的保護之下四處行動。天使需要聖靈的保護，讀者你似乎要以為怪，但請記得我們所在的地方，是第二層天。第二層天是撒但目前有他的寶座設立之地，撒但還未在地獄，雖然地獄是他最終的命運。

在那世界全部的靈，都察覺到我們的存在，也意識到聖靈的保護在我們之上。至於為何那樣的保護是必需的，給你一個概念，讓我提出一處聖經引證，撒但的能力在第二層天展現。但以理書第十章講述，神差派祂的一位天使去傳遞一個信息給但以理，因為那信息是那麼地重要，撒但絕不想要它被送達。從神差派出去，在第三層天的天使，為了要聯繫上但以理，他不經過第二層天不行。撒但派出其中一位他的魔君，或說是他的魔君長，去攔阻那天使。那天使非得與之爭戰，但是無法獨自完成，他不得不呼求援軍。神必須派遣他的其中一位大君，或說是那天使長，去幫助那信差，而甚至這樣，也要費上二十一天。那天使傳遞完信息後，他提醒但以理，以他天使的身分，他還必須經由第二層天的爭戰才能回去。

當我們在那個世界各處走動時，我感到極大的失望，因為我的護送者並沒有帶我往第三層天，神所在之地的方向而去。反倒，我們卻往對面的方向前進，當我們在那個世界，從這一地到那一地移動時，我認識到許多有關邪靈的事情。我在靈界的行事不同於我們在自然界的行事，例如，我們並不用口與耳來溝通，但確切地說，我們以思想相通。它像是發射我們的言詞在思維的浪潮上，而以相同的方式接收回答。儘管我仍可以獨自思想而不發射出去，但我發現，這樣子實在無益，因為那些天使能讀我的心思。

在那個世界，我可以聽見不同的聲音，但不是以我的耳來聽，我用我的心來聽，可是我仍然能夠「聽見」那些聲音。當我們旅行時，我們通常以我所稱「思想的速度」來旅行，當我們以「思想的速度」旅行時，並沒有動作的感覺。天使會說我們要去哪裡，而我們就在哪裡。有些別的時候，當我們真不以那樣的方式旅行時，我就非常察覺到旅行時的動作。當我意識得到動作的那些時候的其中一次，是當他們帶我回到自然界，並且容許我看邪靈在這裡的工作時，我們在此四處移動，有點像是飄浮在雲上，然而，我還是有動作的感覺。

別把邪靈搞錯了，因為他們可是非常真實的。聖經講述有關邪靈的事多過於講述天使的，路加福音

10:18 指出，邪靈是邪惡的。馬可福音 5:8-9 表明，他們是如何的為數眾多，而馬太福音顯示，他們是不潔淨的。馬太福音 12:21-30 聲明，他們是在撒但的指揮之下，而馬太福音 8:28 顯明，他們可以附在人身上。

在邪靈的世界裡，是有能力之分別的，很像是一種軍隊結構的系統，以等級和順序來控制。某些邪靈有君王的封號，那經常是掌管封邑的邪靈。封邑是一方領土，一個區域，一塊地方，或是那大到像一個國家一樣，小到像一個人一樣的團體。當撒但分派一件差事給一位魔君，那魔君就被給與權力，以撒但之名行動，而且運用任何必需或他可及的手段，來達成他的任務。

當我們出發第二層天的旅行時，天使們開始給我看邪靈的不同類型。每一個被顯給我看的邪靈，他的外表象徵著他的專門領域，而且我很快發現，在整個邪靈的世界裡，沒有那種「一般開業者」的事，他們就只有一個他們做得非常在行的專業領域。

第八章：邪靈

當每一類型的邪靈被指出給我，我迅速地發現一種社會順序，或是階級，存在於他們中間。那些在順序之頂端的，顯出有類似人的樣式。當我們從順序或階級往下移，我見到邪靈的形狀或樣式看起來像半獸或半人。我見到邪靈穿著類似我們在這現今世界所知的動物的樣式，我又見邪靈穿著的樣式和形狀，那麼令人感到厭惡地病態，以致於你無法想像他們。

在那順序之最頂端的是爭戰的邪靈，他們是撒但之「莊稼」的「奶油」。他們在第二層天到處遊走，甚至在他的面前和在自然界任意而行。他們總是成群同行，從不落單。無論他們往何處去，其他所有的邪靈都讓開他們的路。這些爭戰的邪靈，以人的樣式被顯露給我。除了他們是巨人外，他們看起來像人類，看來約有八英尺高，他們是粗壯和相當可觀的被建造，有點像是巨大的運動員。全部爭戰的邪靈都被塗上青銅色，他們是巨大的青銅色戰士，其他所有的邪靈似乎都受他們的支配。

第二種最強有力之類型的邪靈也是以人的樣式揭露給我，而這些邪靈看起來像普通人。所有那些擁有這方領域之專業的，似乎都聚集一起在這指揮的第二順位。在這個群體的首領，是那貪婪的邪靈，而被控制在這同一群體裡的，是仇恨的、情慾的、紛爭的、和一些其他的邪靈。

第三種最強有力和群體類型的邪靈，是以混雜的外形和樣式顯露給我。某一些有人類的樣式，而同時其他的則有半人半獸的樣式，其餘的穿上像是動物的樣式。這些邪靈擁有的技能是在黑暗詭術方面，像是巫術和其他相關的領域。在這個群體中間的還有恐懼的邪靈，和自我毀滅的邪靈，那些邪靈不但熟練於模仿死去之人的靈〔交鬼〕，而且他們也擅長於向這個自然界以鬼魂的樣子展現自己。

當我們往下來到第四種群體或順序時，全部這個階級的邪靈，以除了人以外的樣式被顯露。某些具有像是已知名動物的樣式，然而其他的則有不知名的樣式。在這個群體中的是謀殺的、殘暴的、虐待狂的、和其他有關大屠殺的邪靈。

當我們甚至更往下到這指揮系統之順序的底層，所有的邪靈都被揭露出恐怖和病態的樣式。有些是那麼地令人感到厭惡，以致於他們的外表令人作嘔。他們是多麼地被他們的同夥所鄙視，所以他們總似乎是將他們自己潛伏起來，在第二層天時，甚至當在這個自然界時也如此，除非是與他們的職務有利害關係，他們絕不與其他的邪靈來往。

還有另一個邪靈的群體，是我能看，但卻想不起多少他們的能力。它是特意地被拿走，因為我不被容許去認識或保留太多有關他們的記憶。我甚至不知道他們的階級順序在哪裡，而他們的樣式也沒顯給我，我不確定他們整個專業的領域，不過，我隱約地察覺到，他們的強大力量攀附人體。彷彿這個神秘的邪靈群體，不同運作於其他所有的邪靈，他們唯有在特殊個案和情況時被利用，這個我真的不清楚明白。如我所述的，我並不被准許去保留太多有關這個獨特的邪靈群體在我的記憶裏。我只被允許去保留那部份，此乃我正向你報告的，而這個，它的本身，是非常模糊的。

我同時也察覺到，這些獨特的邪靈群體，比起任何其他的更難應付。看來是，他們巨大的力量是建立於他們保持匿名在人類中間運作的能耐上。在這個群體之中，是能夠以癲癇的表現形式在人裏面彰顯他自己的那一個。我不確定，但我似乎想起，某些在其他群體的其他的邪靈，也是具有這模仿癲癇的能力。本質上，我真的不知道是否癲癇是邪靈引起的，但我真的非常鮮明地想起，他們可以在人類當中模仿這種疾病。

在這個第二層天旅行期間的某一時候，我觀看邪靈在他們自己所屬的群體之中，而我經歷到一種極糟糕的感覺。它是一種不可抗力的、壓迫的、且病態的感覺。在我進入第二層天之後，這種感覺短暫地臨到我，而我納悶是什麼招致它的。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認識到天使能夠讀我的心思，因為我的護衛天使對我說：「那個你正納悶的感覺，是因在這個世界裡沒有愛的那事實引起的。」那天使是對我說，在這個第二層天，連一丁點的愛都沒有。哇！你可以想像那些全體的邪靈服侍一位他們所不愛的主子，而這主子管治著那些他所不愛的活物嗎？比那個更糟的是，這些同夥們要一起工作到永永遠遠，而他們甚至一點也不愛彼此。

我開始思考我們這稱為第一層天的自然界，若沒有愛會是什麼樣子。如果神未曾引進祂的愛到這世界，那麼我們將會活在一個沒有愛的氣氛中，就像第二層天一樣。藉由神給與我們祂的愛，我們才能夠回報那個愛，然後去愛彼此。你可以想像在你自己的家中或你的公司中，若完全缺乏愛，會像什麼樣子？

當我注意到那在邪靈之間沒有愛的事實，我甚至更想知道有關他們的動機和熱忱，是什麼使他們那麼辛苦工作呢？是什麼使他們快速地實行命令？他們並不愛彼此，可是他們還這麼迅速且那麼熱心地完成這些命令，在地上任何的軍隊組織若擁有這樣忠心又順從的雇員，大概會感到驕傲吧。我想知道他們的動機是否與那個等著他們的審判和判決有關係，似乎是自從多年前他們第一次在第三層天的反叛以來，他們到了一個地步，在他們的存在中已不能再謀反了。不管是什麼動機驅使他們的，當他們輪翻表達他們的暴怒在人類上面時，看來那動機是勝過在他們裡面真正的本質，或許只因他們整個存在的唯一樂趣是給人類製造痛苦。儘管我被許可在他們中間行走並於他們工作時觀看他們，許多事物並未被完整地向我解釋，或使我弄清楚。某些我目睹全貌的事物，並不被准許保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知道那邪靈的高層憎惡我的存在，且若非我在聖靈的保護之下，他們已經抗拒我了。其中一名爭戰的邪靈筆直向我走來，並怒視我的臉，但我不退縮，因為我並不害怕。我知道，他將不得不戰鬥的對象不

是我，而卻是祂，那位帶我來的聖靈。那在中階的邪靈似乎全然不理會我，竟自過著他們的生活，就好像我並不在那兒。那些低下階層的，好像表現得有點畏懼我，或是說畏懼那護衛我的天使，不過，那高階的邪靈可沒有懼怕我或是天使。

我的護送者告知我，他要給我看一個邪靈附身一個人的實際過程。在這旅行的這個點，通過那面分隔開第二層天和自然界之空間次元的牆，我被護送回去。當我們進入回到這個世界，我們是在那家我身體所在的同一醫院，不過是在不同房間。那房間看來像是一個雇員的休息室，我看到一些桌子、椅子、裝了食物的盤子、和一個年輕男子與一個年輕女子面對著彼此，在房間裡有說有笑。很顯然地，他們不能看見我也不能看見天使，然而我是那麼地靠近他們，我幾乎可以伸出手摸他們。我可以聽見而且明白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他們以為他們是單獨的，當他們說說笑笑時，他們沒有察覺到那恐怖的傢伙就站在他們中間。那個邪靈之形狀和樣式的外貌是那麼地令人毛骨悚然，以致於我馬上就認出他是從那墮落扭曲的底層群體來的。眾天使、眾邪靈、跟我的靈在那個房間裡，都知道一切正在那發生的事。那些身在肉體裡的，只有注意到他們自己，因為他們不能看見或聽見我們。即使我們是回到了這個自然界，由於我們是在靈的狀態，我們仍然用我們的思想交通。

我並不是真的很注意那兩個人正在說的話，我的整個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邪靈的上面。他是一個樣子很恐怖的傢伙，使我想到了一隻過度脹大的、塞飽的、分泌黏液的綠色青蛙，他的外形和比例全都走樣。他向上移動，緩慢進入那男子的臉，突然間，像煙一吹，就好像他通過了他的皮膚毛孔，他似乎消失不見到那男子的臉裡了。當那邪靈已經進到那男子裡，天使們說：「現在事情成了。」那天使然後繼續告訴我，這個男子被附是怎麼回事。他述說，「那邪靈使他自己看來令人想要又有吸引力。」那天使接著向我指出，人類對他擁有的一切有主權意志，邪靈不能越過人的主權意志而出現。他同時向我指出，天使也不能越過人的主權意志而出現。神，祂自己，將不會違反那個意志。我們被造是按著神的形象，因此，我們被給與像神一樣的主權意志，去選擇我們命運的權利。我不被准許保留全部與這些字裡行間一起所體認到的。

我依稀記得有另一個過程，藉由某種被給予的情況下，邪靈可以附身或被允許進入小孩。看起來好像那些來自那個神秘群體的邪靈，就是那些被允許做這事的。從我所記得有關這方面的事物，只有在最不尋常的情況下，這事才能發生。根據天使所告訴我的，整個邪靈在人類當中活動的案例，有大於90%是受限在那些超過或已可負責之年紀的人們內。在天使給我這串談話的期間，他指出，所有神的孩子都被賦與大過一切邪靈的能力，並能夠把他們趕逐出去，然而，這樣的能力是奠定在那基督徒的信心上。唯有當那基督徒毫不懷疑地知道他正在做什麼，方能行得通。有某些基督徒已領受了在這方面的特別恩賜，他們是已經明確地被聖靈呼召到一種釋放工場的那些基督徒。並且幾乎在每一個案例，那些被呼召到釋故事工的基督徒，也同時領受了洞悉的恩賜。當某個基督徒在命令邪靈時，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他正在處理的是一個什麼樣的邪靈。在那些罕見之孩童被附的案例中〔不再那麼罕見了，鄉親們…，一些今日被附的孩童是因為向仇敵敞開門〕，每一個案例都要花費特別的努力和屬天的洞察力去釋放他們，那樣的案例被記載在聖經中的馬太福音 17：14-21。所有的基督徒都潛在地具有那能力可以命令邪靈。

我的護送天使告訴我，他們要我去看邪靈在外面世界的活動。然後直接通過那面磚牆，我被護送到醫院外面之城市的街上。當我觀看在那自然界中人們一切的活動，我大為驚奇。他們竟自辦著日常的事務，他們是完全地沒有察覺到，他們正被那來自靈界的活物悄悄跟蹤著。眾邪靈以一切的外形和樣式任意在人類之中行動，當我觀看並感到恐怖於我所見的，我是全然地被驚呆了。

當我認識到邪靈不能夠在一個人的生活中違反他們的意志而運作時，我也認識到天使同樣不可以這麼做。每一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一位守護天使，而且在那基督徒的生命完結之前，保守他可需要一整隊的天使。我認識到那些守護天使為我們而戰鬥，但他們卻不能夠在我們的意志範圍內作戰，他們所做的爭戰有點像是在防護我們的「瞎」側。他們與邪靈相對抗，是當邪靈在我們的意志範圍之外出現不利於我們時。當邪靈通過我們自己的意志出現不利於我們時，他們不能夠對抗邪靈。請記住，我們被造是按著神的形象，像神一樣，我們具有一種主權意志。

我認識到，如果邪靈有必要的話，他們將會與天使爭戰，但他們寧可不那麼做。他們發現通過那天使無法介入於我們自己的意志，來敗壞我們，而不是越過我們的意志卻必須與天使正面交鋒，是要更容易和安全。因為如此，邪靈已經在欺騙的領域裡發展出卓越的技巧，他們藉由欺騙和詭詐周旋於我們的生活中，並且使我們對他們的活動保持在完全沒察覺的狀態。

並非所有的邪靈都在第二層天的這事實，使我注意到，有一些很令人畏懼的邪靈，他們是被關鎖在地獄裡的，然而，撒但和他的邪靈軍團並不是在地獄裡，現今，他們也絕不想要待在那裡。我不被准許深入研究地獄，也不被准許去看那被關鎖的邪靈，我卻知道那些會被關鎖的邪靈是越過他們的權限了。

神以祂的智慧，容許撒但和他的邪靈，他們可以運作在某種的界限和範圍內。那些主所建立的限制，他們不可以越過，然而，那些被關鎖在地獄裡的邪靈就是犯了這個。因為他們超出了那主所建立的限制規定，所以他們現在被關鎖在地獄裡。

聖經在多處指出這個事實，特別是在猶大書中。任何時候撒但要越過那些界限，他必須從神那裡得著准許。以約伯的例子來說，他就被賜與許可。然而以彼得的例子來說，他就不被答應許可。唯有在獲得這個特殊許可後，邪靈才被允准運作在那低於可負責之年齡的孩童。〔我想補充說，一扇「合法的」門藉由某項罪或眾罪被開啟了，那首先就給了邪靈一份權利…〕雖然我明白到，在某種情況下許可是被答應的，但是要提交什麼樣的情況類別給神以獲准許可，我卻並不清楚。

無論如何，許可運作在那低於可負責之年齡的孩童，是罕有被答應的。〔看看四周圍，因為他獲得許可，事情已經改變了，鄉親們，撒但的眾門戶已經被打開了…更多是通過父母。〕大多數時候，撒但這個特別的許可是被拒絕的，但在這些末後的日子，我們可以預期一場實質上增加之邪靈的活動。不但只在成年人，連孩童也一樣。這種在邪靈活動方面的增加，就是主在馬可福音 13：22 警告過我們的。當祂講說那些假先知將要在末後的日子顯神蹟奇事，難以明白為何主會允許邪靈經由孩童運作…。

那些被關鎖的邪靈，他們的行動並未獲得許可，那樣是違反由我們的主所建立的限制規定，他們不合法的行為是記載於創世記 6：2-5。因為他們並未獲得許可，他們立時受到了懲罰。為魔鬼和他的邪靈所排定的具體懲處是在末日，並且記載於啟示錄 20：1-3。如你所熟知的，火湖是被造來給魔鬼和他的邪靈作為他們永遠的結局。

在這個世代，我們必須提防撒但之欺騙和試探的火箭，那些是在主的寬容旨意裡被允許的。有一段時限是被主所設立，在那時限內邪靈可以運作，但是那期限還尚未滿。身為基督徒，我們能夠使他們被「捆綁」在耶穌的權柄之下，然而，這個不是永久的。我們無法將他們扔進地獄裡，因為唯有神能夠做這個，這就是為什麼正確地教導那剛被釋放者要持守於主的旨意裡是非常重要的，以免他們又再變

得受折磨。一個基督徒可以將邪靈從一個失喪者趕逐出去，不過除非那個人得救了且住在主的旨意裡，將會有邪靈返回的可能性〔請查看馬太福音 12：43-45〕。

邪靈是真實的、獨特的靈體，並且他們就是在今日世界裡操控一切邪惡的傢伙。當我在靈界裡旅行經過城市的街道，並恐怖地觀看那些邪靈幹著他們敗壞人們的差事時，這事被顯明給我。

雖然人類是靈的活物，但是我們被限制在肉體內。今日激烈進行之巨大的屬靈爭戰，是在那「人的心靈」，和那正在爭奪為要控制和操縱我們這地上的、物質的身體，由撒但指揮之邪惡的「超自然力量」的中間。我們的靈憑信心和用我們的主權意志來作戰；但邪靈與他的〔墮落〕天使卻藉由欺騙、狡猾、和試探來作戰。你一定不能弄錯這場爭戰或是所需要的武器，因為聖經在這兩方面是清楚且有力的。我真的看見那些邪靈為了控制人的身體而爭奪。

或許在你看來，人類是大大地被那些靈物給制伏了，因為那些靈物能夠看見並聽見一切我們所想、所說、和所行的；然而我們卻完全無法感知任何他們的行動。要跟一個你所看不見、聽不見、且感覺不到的敵人作戰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只要你信靠主，你沒有什麼好怕的。有時候，甚至連那最強壯的基督徒也會懷疑他們的存在和行動，如此就使敵人感到容易些了。無論如何，人並非被丟下無法自衛的。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人，如同神，具有一種主權的意志，而且沒有那人他自己的許可，沒有靈可以違反那個意志。因為如此，這些邪靈已經發展出拿手的欺騙技巧。他們操作上的基本原則，就是儘可能使某種邪惡事物越令人想要、越漂亮、越不具威脅性越好，以便那正被引誘的人將降低他的防備，而接受任何那個正被利用來導致犯罪的事物。一旦有人被欺騙了，要繼續那欺騙就變得較容易，就附身的情形來說，邪靈要繼續他的控制也變得容易多了。

另一項人類所具有之強大的防衛是守護天使。守護天使並不是分派給全部的人類，而是只有給那些「得救和屬於神的」子民。請記得，就像邪靈一樣，守護天使不能違反任何人的意志，那就是為何大部份天使的行動，是在那人的主權意志範圍之外，有節制的保護他。人最強大的武器，無論如何，是神的話。保羅描述，在我們的屬靈爭戰中被使用的武器，他堅決認為是神的話〔以弗所 6：11-18〕。雖然被這些活物在數量上龐大地超過〔上萬比一個〕，人為戰役是被充分地裝備的。因為一種主權意志、眾守護天使、以及神的話，人具有更優越的防禦，而且他的魂在戰役中是比邪靈更加強有力。

因此，我對各位說 — 如果你對你的委身於打這場戰役而且獲勝是認真的，別懼怕！你的元帥、導師、醫治者、和支持者 — 聖靈 — 將永不離開你也不丟棄你。

第九章：回家路上

當天使們認定我已經見識夠了邪靈在這個自然界的工作，只藉由通過那面區分空間次元的牆，我被帶回進入到第二層天。一旦回返到第二層天內部，我的護送者引導我往第三層天的方向，而我終於感到高興。畢竟，這是我過去一直以來想去的地方。甚至到了這個階段，我主要關心的仍然是我肉體的生命。

突然間，我來到了一個極漂亮的地方。我知道，我已經報告過第二層天是怎樣地恐怖，所以你可以想像在這裡發現任何漂亮的事物，是怎樣地令人驚奇。神不容許我保留為何這地方是那麼美的記憶，但我的確記得，那是我所曾看過的最美麗的地方。這地方看起來像是一座隧道、一條行道、一彎溪流、或有些像公路，四周皆有極光輝的明光照耀，並且被一種無形的防護罩完全地圍繞著。我知道那個看不見的防護罩就是聖靈的保護。

走在這座隧道裡，或是沿著這行道，或溪流、或無論是什麼的，是那看來像是人類的。我問我的護送者，他們是誰，他告訴我，「他們是歸家的眾聖徒。」這些是那已去逝之基督徒的靈，他們在人間死了，而他們正往回家路上。這些聖徒的每一名，至少被一位守護天使陪同，而某些則有一整隊的天使和他們同在。我想知道為何某些聖徒是只由一位天使陪同，而其他的卻有許多個，當聖徒們行經那一切聖徒歸家所必經的道路時，我正觀看，瞧，這走廊是從人間通到第三層天，我發現，唯有「經授權的」靈被允許在隧道裡，沒有邪靈被許可在那裡。

當我的護送者結束向我解釋有關聖徒歸家之旅，我動身要入那隧道，那天使阻止我並對我說，我們必須沿著那隧道旁邊旅行，而非在它裡面。於是我與之平行地旅行，但卻是在外面，隧道裡是聖徒所在之處。當我們在此沿著那隧道旁邊旅行時，我們並不是以「思想的速度」移動，反而，我們像飄浮在雲上一樣地旅行。換句話說，那兒沒有雲，但是我們旅行的方式感覺好像我們是正在雲上飄浮。

我一直都可以看見那些聖徒們在那隧道裡沿路前進，他們是人類的樣式和形狀，然而我卻看不出任何種族、年齡、或性別。他們全都穿著類似像兩塊布組成的衣服，有短上衣或襯衫和寬鬆長褲。衣服的顏色是柔和的淡彩色，其中一塊衣服的布用淺藍色，它的色彩濃度比其它塊布更淡，那藍色是那麼地淺淡以致於幾乎是白色了。我曉得這些我正在觀看的聖徒們，尚未領受他們榮耀的身體，因為那個必須要直等到第一次的復活時。

起先我為不能被准許在隧道裡和聖徒們一同旅行而感到失望，但是當我被告知，我們將要去他們正前往的同個地方，那失望被減輕了。畢竟，我知道，如果我的肉體生命將要被延長的話，我將必須出現在神的面前。甚至現在，我的肉體生命於我仍然是最重要的事。

當我們沿途旅行，我注意到那四圍環繞我的邪靈正開始被丟在後頭，眾城門映入眼簾，而且越近那些城門，邪靈就落在越遠的後面。當我們到達城門前面，雖然第三層天的眾城門是朝向第二層天敞開的，卻沒有看見邪靈，沒有邪靈能夠近前來。天使不允許我進入，而要我駐足於眾城門前面，稍微到一邊去。他指示我留在那兒並且觀看那聖徒們被許可進到天堂的時候。當那些聖徒們被許可進入天堂時，我注意到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他們一次只准進去一名，不准兩名同時進入那些城門。我想知道關於這事，但我卻從未被解釋。自從我返回後我時常研究關於這個，而現在我想我曉得為什麼了。我相信這是一種稱讚或是一種對個人的迎接致意，畢竟，那個個人用他自己的主權意志做了那選擇。請記得，它曾被明確地向我指出，我們，如同永生神的形像，具有一種主權意志，經由這主權意志我們有那選擇我們自己命運的權利。

當聖徒們被准許進入時，我在那裡納悶，為何我不被允許去做我來所要做的呢。我是那麼等不及地要在神面前得著我的請求，以致於我錯過了整個我所觀看到的重點，這個重點是那樣地重要，所以聖靈祂自己告訴我。我觀看到有 50 名聖徒進入天堂，而我錯失的重點是所牽涉的時間範圍。那事被向我

解明，那 50 名聖徒於人間去世的同時，有其他 1,950 人也一樣死了；或說是從 2000 個裡面只有 50 名成功進到天堂，而那其他的 1,950 位並不在那裡。他們是在哪裡呢？那是只有 2 ½ 個百分比進到天堂！若那樣的話，今日這個世界上的人口有 97 又 ½ 個百分比的人，是沒有準備好去迎見神的。我的朋友，令人感到悲哀的部分是，那正好是老底嘉教會時代在我們今日生活裡的典型代表，當絕大多數上教堂的人是只有「教授的口」而不是「擁有者的心」時，我們現今是在這個老底嘉教會時代。

在開始時我陳述過，我將不會嘗試去使任何人相信任何我所說的。無論如何，我想要提出耶穌在馬太福音第 13 章所說的撒種的比喻作為證據。如果你仔細地讀這一章，你將注意到，在四個聽見福音佈道的人裡面有三個人會拒絕，無論你怎麼看那就是 75%。我正在講的每四個當中的三個，是那些被勞煩去聽福音的人，拒絕福音！關於這事令人感到悲哀的部分是，那壓倒性的絕大多數拒絕福音的人，卻不知道他們已經拒絕了福音！他們對撒但的謊言已經買了帳，而且已經被欺騙了。他們已經被引導去相信某樣不是真理的事物，並且他們被撒但愚弄成為否決那福音！將那 75% 拒絕福音的人，與那些在這世界上不以聽從那真理自居的人放在一起，而你得出那當今人口 97 又 ½ 壓倒性的百分比。

當我沉思苦想這個事實時，我現在明白主對老底嘉類型之教會的厭惡，我也清楚地明白，在馬太福音 7：22-23 描述多少人將會站在那寶座前於審判時懇求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說預言，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做了許多極美好的工作嗎？」只會使主對他們聲明：「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第十章：猛然覺醒

我的護送者吩咐我站在眾城門的一旁並提出我的案件，他向我保證，神將會聽見並回答我的請求。當我站在眾城門旁，那歡樂、愉快、和滿足的感覺從天堂散發出來，我可以感受到它所產生的溫暖，而當我站在那裡為我的案件懇求時，我可以感受到那令人敬畏之神的能力。沒有活物能夠可能出現在祂的面前，當我甚至被一扇城門隔阻時，在外面還感受著這種可畏的力量、權能、和威嚴。起先我有一種懼怕的感覺，有幾分當我打擾了別人時總是會產生的內疚感，在我的想像中，由於使祂離開了重要的事情，一個忙碌的神對我感到惱怒。然後，正當這種感覺突然地臨到時，它消失了。我接著在我的信念中尋得力量或膽量，因為我已經信實地服侍了神多年，對我來說，我相信我的這個請求將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

我大膽地來到寶座前，並開始使神記得我已經怎樣地為祂活出愛心、敬拜、和犧牲的生命。我告訴祂我所已經完成的一切工作來提醒祂，我此刻是在麻煩之中，而唯有祂可以幫忙准許我肉體生命的一段延長。當我講話的時候，神是全然地靜默著，當我結束我的請求，祂回答我時，我聽見神那真實、可聽見的聲音。

我所聽見的聲音不像那撒但之前在山谷裡曾經利用來哄騙我的甜美聲音。你可以把全部的暴風雨、火山、龍捲風、和颶風的響聲放在一起，而他們決不能模仿我所聽見的。祂嗓音的響聲絕不似我先前曾談到的甜美聲音，甚至在那話語擊中我之前，祂嗓音的響聲從眾城門之上臨到我。當神繼續告訴我，實際上我所過的是怎樣子的生命，祂發怒的語氣擊打我的臉。祂告訴我實際上祂所認為的我，和甚至其他那些與我所行一樣的人，是怎樣子的。祂指出我的信仰是**死的**，因此我的工

作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我所努力的是**徒勞**。祂告訴我那是一種令人可憎的事，因為我過那樣的一種生活，然後還膽敢稱它為一種敬拜的生命。此外，祂向那些如此行的說，他們是處於經歷祂的永遠之憤怒的危險之中。當神對付我時，祂向我顯出祂的盛怒，請注意，這不是祂的永遠之憤怒，祂說過，有些人將經歷祂的永遠之烈怒。

我不能相信祂這樣地對我說話！我已經服侍祂好多年！我認為我度過一生討祂喜悅的生活！當祂數點我的錯處，我確定祂是把我跟別人弄混淆了。我連剩下一點移動的力氣都沒有，更不用提抗議，然而我自己的內心感到驚恐，祂決不是在說我！所有的這些年頭，我認為我是為了神做那些工作的！現在祂卻告訴我，我所做的那些事，不過是為我自己做的。即使當我講道和見證有關耶穌基督的救恩，我只不過是為我自己而已，好叫我的良心能夠得安慰。在本質上，我首先的愛和第一的工作是為我自己，在**我的**需要和想要被應付與滿足後，為了撫慰我的良心，我會開始去做主的工作，這個就使我的優先順序出了問題且不能被接受，事實上，我已經變成我自己的假神了。

在祂的教導中祂明白的說，祂是一位忌妒的神，而且在祂面前將不能有別的神。神告訴我，在法利賽人時期祂不會接受這樣的敬拜，在現今這種**老底嘉**教會時代祂當然也將不會認可。祂以言詞和行動所能表達的坦白跟我說，為要使我們的工作是可以接受的，我們必須根據祂在馬太福音 6：33 的命令來工作，該處經文有力地聲明，「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當神告訴我有關我的真實動機時，馬太福音 16：24-25 以及路加福音 14：26-33 的經文向我變得清晰。在馬太福音 16 章陳述，「於是耶穌對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在路加福音 14 章 26 節開始的經文敘述，「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也不能作我的門徒。你們哪一個要蓋一座樓，不先坐下算計花費，能蓋成不能呢？」在這同一章的 33 節，耶穌做了以下的聲明，該聲明是先前兩部分之經文的基石：「這樣，你們無論什麼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唯有如今當我是在這裡祂的面前受責罰時，關於那兩部分經文的真義才向我變得清晰明瞭。當神告訴我關於我真實的動機，我才第一次能明顯地看見為何**我的工作**是死的。因為神正對我展現祂的盛怒，我既不能站立也無法說話，當我完全像一塊濕破布一樣地橫臥在那裡於極度痛苦中扭動時，我裏面沒有餘力。實在，那對我是僥倖的，因為這個不是神的永遠之烈怒，只是一時的憤怒。無論如何，在此刻，我並不知道這個只是暫時的。

這事需要被說明，在神懲罰我期間的任何時候祂都沒有說我是未得救的，祂也不曾說我的名字沒有在羔羊的生命冊裏，祂根本從來不曾向我提及拯救，卻唯獨講到有關透過我的生命所產生的工作。祂告訴我，我所過的生命型式對一個真實的基督徒來說是不可接受的。當祂向我講到我的無生命之工作時，祂指出有某些人是未得救的，可是卻以為他們是得救的，這些人將要經歷祂永遠的烈怒。祂同時坦白跟我說，當審判的日子，祂的孩子們有其他一些，將要發現他們自己在我現在的景況裡。這事啟示我哥林多前書 3：15 的真義，該經文聲明，「人的工程若被燒了，他就要受虧損，自己卻要得救；雖然得救，乃像從火裏經過的一樣。」

一開始我動身要進入第三層天時，那天使阻止我，在那時候他並未告訴我說不能進去，他只有說如果我進去的話，我就不能再出來了，而我將不得不留在那裡，直等到神把我與祂一同帶回來。請注意我

做了那選擇不要進入天堂，反而要我的肉體生命被恢復，在那特殊的時間點，我並未察覺我已經做了那樣的選擇，我以為我過去一直活在主的旨意裏，而且我也沒有想到未完成之工作的方面。我的選擇完全是根基在自私的動機上。

當神的盛怒為了此生所謂的服侍而在我之上，沒有言語能形容我所忍受的那種痛苦，極度的痛苦是超過了想像的範圍，那我所感受到的痛悔自責產生出一種非常沉重的負擔，類似於一種物質的重量壓住我，或是一塊巨大的石頭壓碎我。由於我的心思瘋狂地競速努力去領會理解，那當回想起每一個真實事件時主所告訴我的事物，我變得越來越虛弱。神對於過犯不留餘地，而且那包括在我們心思意念裏的任何事物。

這突如其來的事在它的巨大上是那樣地勢不可擋，以致我失去知覺，我的力量立時離我而去，正好像我是被閃電的霹靂擊中一般。即使神願停息且容許我表達異議，我大概已經沒有能力說話。我完全一點發出任何聲音或投射我的意見的力氣也沒有，在我的心思裏，雖然我正不停地否認在我生命中的錯誤，但我卻承認那我曾犯下眾罪的事實，我的良心是睡著的但我的理智並不是。

慢慢地，那全部開始被我理解。記得聖經如何告訴我們不可有別的神在我們面前嗎？我曾以為至高神是我生命唯一的神，但我卻不是履行那經文的部分，其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容讓任何事物在主和我們的中間，（無論是任何什麼可能的事物）它就變成我們的神。我領悟到我生活的每一天都只被專注於**我自己！**我的整個生命是全神貫注於**我的需要第一**，然後我才關心主想要的是什麼。幫助教會、窮人、或任何其他事情的金錢是次要的，因為我是我自己的神。自然地，魔鬼感到滿意於容許我保持在那樣的狀態裏，因為只要我是在那樣的狀態裏，我對於主和祂的國度是無用的。

我容許這種事發生因為我是真的冷漠於主的事情。要改變是太令人不舒服的，而我相信我能夠以我所是的繼續存在，沒必要真正地**做**任何事（像是跟隨主的命令，**否決**我自己和每日擡起我的十字架來跟從祂。）為了這個原因，我的生命是浪費了，而且在主的眼底等於完全的一文不值。

我希望你明白我正在說的那事是什麼，因為那事是這篇文章的整個重點。事實是我們必須證明我們是真實的基督徒，藉由首先檢視我們自己在我們生活中每一個行為背後的動機，然後悔改並再次委身我們自己於每日跟隨主。當我決定去**優先**服侍祂，這個決定必須是跟隨著行動，不然那將像我們首先不曾決定去優先服侍祂一樣地沒有用。

第十一章：我真正的父親

當神對我責罰完了，像人關掉水龍頭一樣，那面談突然地結束了。我不被允許繼續逗留或甚至仔細思考神說的話，好似我是那在我自己裏面沒有力氣的濕破布，天使們立即把我帶離。徹底地被擊潰了，我甚至不能集中思想。

經由第二層天，通過那面空間次元的牆，天使們把我帶回到我身體躺臥的病房，一直到我抵達我的身

體躺臥的病床之上時，我才恢復我的鎮靜。當我恢復了我的鎮靜，我激烈地抗議：「不！不！」我告訴天使們：「神並沒回答我！祂並未對我的請求說是或否！拜託，哦，拜託，帶我回去！」我跟天使們懇求。

神是有秩序的神，祂從不隨便做任何事。既然所有的這整個經歷是神所計劃的，天使們就依從我的請求將我帶回去。神溫柔體貼地對待我，憑藉祂偉大的愛，為要使我眼睛的鱗片脫除，祂知道什麼對我是必需的。

在神向我顯露祂的盛怒的時候，我認為這憤怒是令人害怕和痛苦的，我後來發現那痛苦比起那失喪者領受祂的永遠之烈怒時所將要經歷的是不算什麼。

在回去第三層天的途中時候，我極度興奮地試著去想出一個合邏輯的理由或合法的根據，藉此為我的案件辯護。神已經告訴過我，我的生命是一場失敗，因此，我不能夠提出我過去的生活作為我意圖去服侍祂的證明，不知怎麼的，希西家的想法在我的腦海。當神派人傳信息給他，要他留遺命與他的家，他就哭泣並禱告，而神就垂聽，神延長他的生命十五年。我從我關於他的研究想起來，希西家是那種與我相似類型之「虔誠的強健老人」，我記得他怎樣地在他的內心具有好的意圖，但他又怎樣地在詮釋他的那些意圖於日常生活時有了麻煩。因為這個看來也是在我生命中我同樣有的麻煩，我斷定神依據希西家心中的意圖對待他。因為這個假定，我推斷出這個理由將會是我懇求的根據。

我一抵達回到第三層天前面，立即被帶去那處我之前祈求我的案件時的同個地方，這次一點也不那麼大膽了，我記得先前神的憤怒如何地擊倒我在地，儘管如此，我求問過神的恩惠，而神尚未回答我，不管祂的答案會是什麼，我再次膽怯地開始懇求我的案件。

這次神沒有擊倒我，但讓我講話。神沒有在憤怒中與我談話，但開始以憐憫的語氣回答我。在那談話全部結束之前，神在悲傷中說話。

藉由引用經文來向神展開我的懇求，我開始對他講述關於希西家的一切。我與神說，我理解希西家是那種「虔誠的強健老人」類型，他內心的意圖是潔淨的，但他似乎是無法詮釋他的那些意圖於日常生活中。瞧我，一個無足輕重的人，而且在所有祂的天地萬物中是最微小的，正與這位偉大又令人敬畏之創造一切的神交換談話。

我說：「父親，如果你將同意這個請求，我向你承諾，我下一次會做得更好。」

主如此地回答我：「賀沃·彼特曼，你之前已經承諾過了。」神不須再說話。你看，所有在我過去整個生命中我曾向聖潔的神所做過的承諾，它們沒有一個保持無損的。不曉得怎的，以某種方式，我把它們全都弄砸了。再無話可說，我詞已窮，無地自容，我雙膝跪倒在祂的面前，對於我自己的判刑，所有我能說的只是「阿們」。我知道，在那時刻如果神要把我放逐到地獄的坑中，對於我自己的判決，那大概是只能說「阿們」了。

於那時刻，神沒有要求公義，但卻向我顯出憐憫。那鱗片從我的眼睛脫除，我的靈魂突然被充滿亮光，那強有力、令人敬畏、全然烈焰的神現在不是明顯的，在那寶座上與我打交道的是我真正的父親。神不再是一位有距離的神，而是一位真正、純粹的父親。祂是我真實的父親和我最好的朋友的這個領悟，

在我生命中第一次臨到我。我曾與我的身生父親一起享有的那美好的關係，以及我們彼此共同分享的那美妙的愛，突然地被帶進我心，卻是放大了一千倍，因為我此刻是與我真正的父親在一起，那位愛我那樣多的神，以致於祂丟下祂所有的萬事物來處理我，這個浪子。

在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於我心靈的眼睛，我看見神的真正所是。我第一次遇見神以神真實所是的，我真正的父親，我至好的朋友。當神是誰的那領悟淹沒我的靈魂，巨大又痛苦的憂傷同時降臨。當我認識到經由不順服，我傷了我的父親，憂傷來臨。這種領悟和憂傷產生了真實的痛苦，那種真實的痛苦不只是一種罪惡感，卻是類似於那種當一個人承受身體的傷害時，在肉體上會經驗到的真實的痛楚。在這時候，神開始用憂傷對付我，而祂的語調不再表同情，反而，那是純粹憂傷的聲音。我突然了解到，神也是感到傷痛，神感到傷痛因為我正在傷痛。以一位真實和公義的神如神所是的，神必須允許我遭受那痛楚，且神不能夠將那痛楚從我舉起。雖然神不得不容許我承受那苦楚，神卻不容許我獨自忍受。至高神，至尊榮，萬物的主宰，全所有的父不願讓我獨自受苦。

到這時候，我突然領悟到，我的肉體生命畢竟不是那麼重要，現在我真正感到關心的是，我父親想要的是什麼。突然間，祂的心願變成我生命的第一件事，而我的肉體生命不再是重要的。就是這時候，神還給我肉體的生命。唯有當我到達一個地步，我的生命對我來說不具任何意義，神才把它歸還給我。現在那個浪子已經歸家，父親終於可以談談了，神可以告訴我，我旅行到天堂是全為了關於神有一個信息，神要我去告訴地上的人們。

第十二章：警醒！

我現在為你一點一點的重覆，這整整五點，神給我去向這今日世界傳遞的信息。

第一點：給那些稱他們自己是基督徒的，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世代，這是老底嘉教會時代。絕大部分所謂的基督徒，事實上，是過著一種受欺騙的生活，他們談論耶穌且上教堂，但卻沒有活出那生命。他們宣稱是基督徒，可是卻活得像那魔鬼。他們從撒但那兒買了這滔天大謊，這傢伙告訴他們，他們是沒問題的。他告訴他們，星期天上教堂並在週間參加服侍，那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就其餘的時間而言，他們將盡他們生命一切的可能去掙取。就他們的基督徒生命而言，他們相信他們是舒適且無所需的，因此，如果算是基督徒的話，他們只是不冷不熱的基督徒。

第二點：撒但是個人的魔鬼。

第三點：對全世界來說，這是挪亞的第二天。如那時候在挪亞的日子，所以那人子將要來的日子也將如是。人們不關心挪亞所說的，也不相信任何事情將會改變。人類能夠從地平線上看見暴風雲，但卻不相信雨水是逼在眼前的。請注意這密切的相似處，人類可以看見末後日子的一切兆頭，人類卻不相信任何事情將會改變。他不相信我們的主即將來臨，並且他不預備與神相會。

第四點：給那些宣稱是基督徒的，他們應該是基督在地上的大使。一個人不能有任何真實的見證或能力在他的生命中，除非那人在所有的時間，每天 24 小時，一個禮拜七天，活出他的基督徒信心。要成為一個真實的基督徒，一個人必須活出那生命，而不僅只談論它。光用你的嘴唇而不用你的心榮耀祂，是不可接受的。那些領受了教導、傳講或任何領導者角色之職務的人，有許多責任要交代。

第五點：神現今是在招募一支軍隊的過程中，用這支軍隊，神將再次震動這個舊世界。藉由通過祂的戰士們運作，神將創造重大的奇蹟，那將震動在今日這世界所謂的宗教組織已建立的等級制度。這些神現在正招募的戰士們將要展示神的能力，比那在五旬節時代的門徒所行的還要更偉大的程度。如今這徵招已經熱切地開始了，因為神即將通過祂的軍隊執行那重大的奇蹟，那是在聖經中神承諾過我們，神將要行的。施洗約翰帶來了以利亞的靈到這世界上，而他甚至不知道他具有那以利亞的靈。約翰否認這事，但耶穌承認他是那應當來的以利亞。那靈的目的是要給那即將到來的主修直道路。

「那阿拉法和俄梅戛，宇宙萬物存在的根源，因為一位不過是人間的孩子感到傷痛，祂也同感到傷痛。哦，什麼樣的愛啊！什麼樣的同情心！那是多麼遠地超乎不過是一個世上的人所能明白的任何程度。哦，僅僅一名、微小、無足輕重的凡塵孩子，於那偉大的神卻竟是那樣寶貝。」——
賀沃·彼特曼(Howard Pittman)

拉娜湖 譯